

△第一百四十四期▽

個人生活中應有的種種義務，大都有輪流被犧牲掉的人的，擺架子，鬧氣派，還無須說許多人公認他是應該如此，即小如婢女走卒動搖兵，到他們行使的職務之時也要怪聲吆喝，做出一百二十個官不倒，受氣的人，只

但回頭來說：像擔走卒動搖兵，他們的氣還是受不完呢！就是大點的偉人，不講他的恩官和上臺，金氣給他受，便是他的夫人和如夫人的氣，也是够受的。

受氣不免，彷彿已成一個公例，不佞雖屬三畏罪由一份子，「河東獅吼，拄杖

淡掃蛾眉

淡掃蛾眉  
品格天然畫不真。秋顰又是一番新。却妍脂粉汗  
顏色。濃掃蛾眉最可人。

西施妝  
洗粉溪時有誰知。要看新妝入顰時。顰色西來天  
下重。西施寧久寄人籬。

人謂廣東人作事，  
人又稱廣東人曰「講氣」，

氣，人謂廣東人作事，熱氣，又稱廣東人食品，即小可以見大，上海虹口，逢日必月，廣東茶食店，預登白報，餅上市，或宴新開界，各送月餅大匣，於是每店，製大餅數款，於四五元，十元，銀虹口一廣東茶食店，製一月餅，售價為百元，可云豪矣，近有廣東酒館，各廳皆備，應心，是期日，各廳開席，座座，樓上，風氣充足，花牌樓之世界飯店，亦盈大廳，年端午，為店念婦夫，每食魚羹，而世界飯店則於各報登廣告，宣曰：世界所標之「登龍」，實此猴王之王，吳禹某日與朋

好萊塢產了許多  
、已故的范倫鐵諾，  
魄的

光燦燦的明星，住著精緻的房子，擁着富厚產業，引起世人的欣羨，他們這際，可算得幸運了，但我們所知許多已故或健在的大明星，他們出身，差不多都俱甚苦的，現在隨便舉出幾位

童星，是家喻戶曉的，是離工廠的小僕奴，現在極享盛名的薛薇梨，是生長巴麥貧民窟的，他在有聲片上所說的英國話，是從德國監獄裏學來愛迪蘭達是一位寶貝小孩，那佛羅是墨西哥一個落粗而

宣哲相慕沙里尼

「落地」與陳季常爲伍，但素性與人無忤。孤高自賞，不料橫逆之來，還是有加無已，這真奇了！却我始終吾行吾素，全不管他，既以自勉，又寫來獻給朋友們。

上本圖報，以飛  
曲發明，善僅需以  
上

於毒氣亦稍資功用，說者謂今後如有世界大戰，則全恃毒氣爲殺人具矣，現在歐美各國之所謂化學博士者，研究不遺餘力，而美國所發明之無線電駕駛飛機，不用駕駛之人，尤爲空前，在歐美警備機關

漢代銅鍋一個，謂係傳熱極速，因

三國時武鄉侯諸葛亮行軍盛飯之器，在南征時所遺落，後爲廣西邊境苗人有深土中無意掘得，此希世之珍，遂

倫敦圓棹會議，據輪上路通訊社訪員報

上船第一日，時與巨鯢爲難，有時築學校揀查橫橋中孩童戲，聞舟中不之輩船者，甘地獨跟隨舟面，以行，且從不放棄一餐一飯，亦奇矣，甘地昔嘗宿甲星在干，酣然入睡，詰旦四時莫，卽從寺寫讀及覆，乃與友閒談，談時手中仍不斷紡織，同舟亦樂與凡屬攝影及收音機者有所求，甘地笑語相迎，并批此丈柱英詩，本學聖一羊，以不便，遂改帶水乳十加倫，蓋甘地嗜羊乳如命，每赴一處，羊必致離印度前，英格蘭及惠里士之羣山羊者，莫不致敬食，可見甘地受人崇拜之一斑矣！

蘭 伯勒的時候，軍隊幾乎要入卑田院，而且

這是要孝順他的母親，母子二人，孤苦伶仃，相依爲命，他那時的人生觀，自然是常人的悲涼淒楚，所以他的滑稽片，至今纔是間於下層生活的人，同情看了往往要不知啼笑之何從，纔的想，

黃山之麓有古剎一，坍塌久，掛錫乏人，庭階

酒之外飛他物，每至市廛輒一飲，沽酒牛乳，僅餉內中，餉外必以佛施者爲則曰，是人修行拜佛，而心實背佛，若乃消修心，心地慈慧，即是佛也，人不能屈，乃以酒肉僧名之，僧亦領首應，時戲曰，螟蝗過田野，禾無害者，鄉鄰以荒歉，邑宰不之問，資料期限不稍假，農家入縣者，十居其九，吏役苛索，敲率非刑，及出獄，則家破而身無完膚，有李氏農者，以此投牢坐堂上，其妻負母過，年途爲吏役所獲，乃繫絛畢，邑宰坐堂上，略詢數語，卽命加笞，血洩肉飛，呼打不止，時酒肉僧方踴步踰牆過，卽接入囊中觀之，見狀大忿，拂袖大步至牢前曰，我有官新上任，見獄，今寢食，千里以外皆知，農民欠賦，事非得已，上官豈顧此田賦吹糠米，吾觀此，牢間之大難，願觀其爲一野僧，卽此曰，此何處，乃容者胡言耶，目視役曰，其重笞，以爲繩上着戒，役乃摔投於階，加壓大杖，遂之囚署，借託出，卽號於司理曰，堂上對難，田有螟蝗，鄉民苦矣，二害不除，何日可甯日，登旦，卽出巨資，招鄉民出獄飛蝗，殺蟲曰益，借資資亦頗巨，而人皆訝其何來此巨款，乃有稍稍疑信爲非常人者，縣尉稍殺，借託辭辭避去，而是日縣中之邑宰亦失蹤，庫銀亦亡矣，吏役始言偵察，乃得之於山巖石穴中，解其縛，去其口塞，率始言夜卽入其其房，卽出刀焚其髮燬，負之至此，此人非他，卽有酒肉僧云，幾卒不解解去，借復來，謂邑神曰，不遇之附，若消不取，請以此款修條刹，以銀鑄桿上，觀所置銀

異物奇觀、歎爲一人

玻璃管輸送  
，遭有遂送其失  
，此文館讀之  
既爲演封神傳  
故事矣，蓋封神  
傳之通天教主  
弟子往往投毒  
流中飲者輒死  
，固無怪其然也  
，事雖荒唐，然  
國人想已先驗  
西人矣，特誌之  
以博一粲，